

學

統

學統卷之四十上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
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
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
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
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

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夷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豈宜下狗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

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
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
烈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
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
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
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
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
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
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

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欲
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
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
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楚國廢爵。姑息於繼遷。撰造祥
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
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
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
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鵬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
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

爲可固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
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
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
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論以識理不明寄任失
所雖有罪已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
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爲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
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
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
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

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卽位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

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
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
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
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訃○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
爽○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頤○常○授○五○經○
切○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
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爾○雅○
釋○文○子○瑜○自○有○傳○

孫復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娶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空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佐州

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於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畊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於

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口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諸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旣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竝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厯聖德詩其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

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
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
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
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
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
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
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
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
簡亦曰介果走拏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

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斲棺。子弟聽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爲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

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遊。愛而敬之。以其子純
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
鐘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
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
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尚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
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
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
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
體。一以適其用云。慶厯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

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
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
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
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作。以太常
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諡文昭。詔賻其家。學者稱爲
安定先生。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
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
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

白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以瑗爲首稱程伊
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
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
門云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克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
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
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畧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
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

外郎卒。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遊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秋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一卷。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

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
入以爲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
校慢已者必厚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
友罄而後已爲學不侑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
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
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
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
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
耶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劉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欽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咎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一二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

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手足自盥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顥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卒顥與劉絢才氣志尚頗相同程伊川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顥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十

號四先生。良佐初見明道。明道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瞻。明道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明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伊川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

矜字爾。伊川稱之曰。是子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佑
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
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
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有論語
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伊川見
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興扶溝學。酢應其招。
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

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籤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厯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祀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張載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初大臨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伊川云與叔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敬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與叔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貴剛若不剛終不能成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伊川伊川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一日至汴聞程伊川講道於洛棄其學而學焉常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爲入道樞

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
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許○
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宴○甚○
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
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
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
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
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
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伊川兄弟爲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太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於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

怨傾巧。或以事嬰公休。若從。必爲異日之悔。旣而怨。
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
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
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
謫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
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
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教。
之。伯溫旣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
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雍。及爲。

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洪當赴吏部銓。程伊川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宜仁。誣謫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謫。伯溫旣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

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
華州西嶽廟。厯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
爲宜撫使。士大夫求速仕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
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
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
十八。贈秘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
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
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
地。何足惜。然旣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

止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遊。及當相。乞行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

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遂於經學易春秋皆爲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喻樗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曰。公

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檮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檮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檮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關。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檮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

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構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構建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刻構謗訕，構出知舒州。懷安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嘗作程瑀論

諸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高閌

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官屬猶得脩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閱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新學成。閱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於是帝幸太學。秦熹執經。閱講易泰卦。賜三品服。閱少宗程氏學。楊時爲

祭酒闕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闕爲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闕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闕出知筠州。不赴。卒有春秋集傳行於世。

程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孝宗卽位。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

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勲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召爲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

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

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足。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

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籤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

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
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
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
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
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
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

楊萬里字挺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
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

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畧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

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
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
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
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
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卽疏朱晦庵。及
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少
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劄議事堂。命皇太子
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

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
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
悅以直秘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秘書監入對言
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
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
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
進孝宗聖政孝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
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
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

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宣宗立召還已乃進秩予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冑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冑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冑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冑姦臣專權。

無上動兵燹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於詩常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常爲書誠齋二字諡文節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遊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

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畧曰自古中國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關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原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

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慙者。孝弟之實也。屈已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卽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

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強兵息民之策。演

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金人驚動陵寢。殘壞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旣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

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旣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宣德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旣忌寅。雖告老猶

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劾寅
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
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
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
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
論語詳說皆行於世其集曰斐然學者稱爲致堂先
生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也幼事楊時候仲良而卒傳

其父之學優遊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帝。劫於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

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末言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閼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

戚太。上皇帝。刳制於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胆。宐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國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

太平之典。又爲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爲五峯先生。

胡寔

胡寔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寔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寔爲夔路安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寔手。寔又著春秋通旨。以羽

翼其書云。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爾憲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已工夫耶？」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

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授教憲猶不屈太守魏仞
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
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
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
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
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
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師張宗元不合復
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召
爲秘書正字旣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

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卽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歿。屬子晦庵。並受學。晦庵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久於位云。卒年七十七。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
勉之間其從程伊川遊遠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
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
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畊自給澹然無求於
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
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
者踵至人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
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
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晦庵受學晦庵之得道自勉

之始卒年五十九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崇安人，幹之仲子也。以父任補官，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畫計備禦，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獨居一室，竟日危坐。如是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侄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且死，以子晦庵托子翬。一日，晦庵請益，子翬曰：「吾少。」

未聞道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尚勉哉又作蒙齋記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

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與張栻朱晦庵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厯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

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

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典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

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
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
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
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嘉熙初改
諡忠亮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
稱先儒呂子

學統卷之四十上終

學統卷之四十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

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冑禁僞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庵。並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晦庵與從遊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見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

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旣誅。贈廸功郎。諡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晦庵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

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
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
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晦庵爲之序及葬晦庵誄
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畊不仕淵有周易訓解
沉自有傳

李燾

李燾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
未上往建陽從朱晦庵學晦庵告以曾子宏毅之語

燔退以宏名其齋而自傲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庵。晦庵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庵折衷。諸生畏服晦庵歿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

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壽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卽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

高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以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晦

庵學博極群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晦庵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治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治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治。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治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治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

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
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
稿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
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
提點常平袁甫。辨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
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
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
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
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

除直秘閣王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治自少用力於敬故以王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等書

陳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

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

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
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
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
特奏恩授廸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
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晦庵謂
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
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

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人官僚，而方予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

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教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
宗卽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
薙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
瀨見之蹙然有旨停閤夏稅遂奏乞併閤秋苗不
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
秩而從其蠲閤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
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瀨性行端飭以孝友
朱晦庵守南康瀨執弟子禮晦庵歿黨禁方厲瀨
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宐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伊川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爲大理寺主

薄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原。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必

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傳良

陳傳良字君舉瑞安人爲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傳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

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
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
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
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
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
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
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
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
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

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

屏○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於○
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
不○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
實○錄○院○修○撰○會○詔○朱○晦○庵○與○外○祠○傳○良○不○書○行○乃○與○
晦○庵○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奉○
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
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於○家○年○六○十○七○謚○文○
節○有○詩○解○詁○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於○世○

葉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爾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爲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

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晦庵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

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
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
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
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
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
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
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
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
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

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必勝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冑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冑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冑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
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
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治國
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
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冑用事海內
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印嵩黃度
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
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
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驅

者興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疆非有難也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尋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無何侂冑誅中丞雷孝

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煜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

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嘿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宏爲相。衛青用事。宏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宏上。蓋指說也。帝覽之不懌。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

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宣宗卽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冑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冑聞之不悅。旣至，官日講荒政。時朱晦庵居建陽，幼學每事諮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

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冑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冑旣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罷黜尤衆。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彝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彝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彝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

民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
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
兼太子詹事。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
年述作亦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
道也。器質凝重。一語不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闡闢。雖
辨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
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

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論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諡曰靖君妻徐氏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揆之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晦庵遊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衛守章傑所趙鼎謫

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諭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挾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閩人。雅知挾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兄弟。列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丐去。會會。

覲秩滿還。揆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
掄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
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
自揆之始。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
善之路絕矣。病革。召朱晦庵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
八。贈直秘閣。晦庵平日趣向頗同。乾道中。晦庵亦被
召。將行。間揆之去國乃止。

李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旣下

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子
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
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
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叅議官。詔無入
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
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
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願
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於內。敵
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

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証、誤、高宗繫年錄、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心傳之弟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

職平詔進官二等累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
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
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
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
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
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
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
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
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

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
之行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
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窮冬行
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攝宣州守行朱
晦庵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渠爲吏部侍郎薦道
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趣入
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意
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轉
一官致仕諡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卧榻屏

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

程迥

程迥字可久、宜陵人、後徙餘姚、隆興元年進士第、
慙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
明簡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褒表隱德、潛善無
間、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
爲苟止、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間人茂德、嚴
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
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

諸論辨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晦菴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抹荒

其跡聞於朝。又借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閔閔來。清之貽之書。謂羸資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請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於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

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五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論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閣武塲。按籍名閥。悉革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已。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

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於內修姑遠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

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冑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循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耆。考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葺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戢。

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臆之如其請
愿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強
榦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
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
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
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懇田及實錄闕故
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
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
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

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宣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間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

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

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真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帝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會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

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
抑同二府。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
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
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開幕
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院事。赴
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
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
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
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

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師諡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於朱晦庵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

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敢封、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

學之要曰某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
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於○世○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
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
淵○源○之○懿○來○學○者○衆○王○柏○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
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
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
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

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

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常從黃榦。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

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

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葉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晦庵。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伊川。無所避。知舉胡紉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晦

庵於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庵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三京用師，廷臣邊閭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勲、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秘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帑贖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

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秋，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

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絳興府獲
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
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
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旣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
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
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
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遂奉雲臺
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
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

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
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
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
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
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
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
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客○所○著○日○抄○一○百○卷○其○
卒○也○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

愚按魯鄒之後有洛閩。蓋斯道昌明一大運會也。

二三真儒崛起爲倡學者幸生其際或及門或私
淑彬彬焉質有其文何莫非聖賢之徒也與雖其
時若永康若金谿非不顯然標幟與爲角立而正
氣常伸卒莫之能勝薪傳一脉久而彌光嗚乎盛
哉然道學盛於宋而宋莫竟於用甚且有厲禁焉
使斯世斯民不幸不得再見唐虞三代之隆是誰
之咎也爲之三嘆